

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卷三

小鄉媛山館重校刊

新安張潮山來輯

馬伶傳

侯方域朝宗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百
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之問
桃葉渡。遊兩華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
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
日新安賈合雨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
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于東肆。華林于
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

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厭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旣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于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譙。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旣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厭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

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
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
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
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卽又不
肯授我。我聞今相國某者，嚴相國仿也。我走京師
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相國于朝房，察其舉止，聆
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
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稱
稱馬狷狷云。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
其以李伶爲絕技，無所于求，乃走事某，見某猶之

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呼！耻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爲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卽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張山來曰：予素不解奕，不解歌，自恨甚拙，因從學于人。雖不能工，然亦自覺有入門處，乃知藝無學而不成者。觀馬伶事，益信。

顧玉川傳

曹禾裁眉

顧玉川，名大愚，字道民，邑東鄙楊舍人。深目，戟髯，類羽人劒客。少遇異人，授神行術。三日夜達京師，六日而返。父母怪問之，玉川語之故。袖葡萄、蘋果。

以戲。由是里中傳以為神。性任俠喜施舍。尤好奇。
服所至。兒童聚觀。常衣紙衣。行則瑟。上有聲。冠紙。
冠方屋而高二尺。或時蓬跣行。歌道中。或時幅巾。
深衣。肩古藤杖。杖患葫蘆。大于身而高于項。遇風。
則與偕覆。徐挂杖而起。行歌自如。渡河未嘗假舟。
楫。跨葫蘆以杖導水。上下水面望之如遊雲氣中。
與人言。多方外駭異。不根之說。人間每從詰之。獨。
其頃忽聞往返數百里。音問不爽。道路行旅歷上。
咸見。此足奇也。明啟禎交。玉川子每遊京師。月必。
一二過。尤厚。庾山錢宗伯謙益。宗伯臚傳及第。第。

三人玉川子以其捷音好。七五日而郵報至。郢中諸少年疾馳。七日夜始抵錢氏室。則已泥金煥然。矢所獲。宗伯言于諸公卿。聞其風者。以識面為幸。一日遠遊。丹騎白牛。披孔雀裘。戴榼笠。如車輪。手棕櫚扇。後隨一橐駝。背置大葫蘆。其旁懸瞿告纍。繫去種所得奇花草。菁葱鮮潔如山嶽。白行邑之人。初未識橐駝。擁觀以為怪。時學使者方較試。六郡士咸集。羣皆顧盼。忽一人昂然從眾中出。紙衣紙冠。皆皂色。與玉川相對鼓掌笑。遂挽橐駝上挹葫蘆。以行如凶。社中方相。多識者曰。此梁溪鄉。

公履也。玉川之好怪，而所與遊多類此。玉川常乘
橐駝往來旁郡縣。至毘陵驛，橐駝墜於野廁，百計
挽之不能出，乃毀岸出之。而橐駝死矣。後訪道人
華山，不知所終。或謂玉川實病死于家，誡其子孫
諱之云。

張山來曰：余讀水滸傳，竊慕神行太保戴宗之
術，又以為尚不及縮地法。私嘗疑之，謂為文人
遊戲筆墨，未必實有其術。今讀此，則是世有其
人，惜予不及見耳。

冒姬董小宛傳

張明弼 公亮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秦淮集籍中奇女也七八
歲母陳氏教以書翰視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艷發
窈窕嫋媚。出。其。右。至。絃。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
精曉。顧其性好靜。每至山林遠壑。多依戀。不能去。
若夫男女鬪集。喧笑竝耳。則心厭色沮。亟去之。居
恒攬鏡。自語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卽誦首庸人婦
猶當。歡采鳳。隨鴉。况作飄花零葉乎。時有昌子辟
疆者。名襄。如皋人也。父祖皆貴顯。年十四。卽與雲
間董太傅陳徵君相倡和。弱冠與余暨陳則梁四
五人。刑牲稱雁序于舊都。其人姿儀天出。神清徹

庸余常以詩贈之。目為東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為貴人婦。願為夫子妾者。無數。辟彊顧高白標置。每遇狹斜。擲心賣眼。皆土苴視之。已卯應制來秦淮。吳坎尾方密之侯朝宗。咸向辟彊噴噴。小宛名辟彊曰。未經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時時從名流讌集間。聞人說冒子。則詢冒子何如人。客曰。此今之高名才子。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也。則亦胸次財之比。辟彊同密之屢訪姬。則厭秦惟囂徙之金閨。比下第。辟彊送其尊人秉憲東粵。遂留吳門。聞姬住半塘。再訪之多不值。時姬又患

言非受縶于炎炙則必逃之旣旣之徑一日姬方
言醉睡聞冒子在門其母亦慧倩亟扶出相見于
曲欄花下士賓雙玉有光若月流于堂戶已而四
目瞪視不發一言蓋辟彊心籌謂此人眼第一可
繫紅絲而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
殆吾委心塌地處也但卽欲自歸恐太遠遂如夢
值故懽苗歲雨意融液莫可舉似但連聲願其母
曰異人異人辟彊旋以三吳壇坫爭相屬凌迫而
別閱屢些些一至吳門則姬自西湖遠遊于黃山
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中辟彊在吳門有某

姬亦傾盡輸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覲往衡嶽不果
辛巳夏獻賊突破襄樊特調衡永兵備使者監左
鎮重時辟彊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于政府
言路歷陳尊人剛介不阿逢怒同鄉同年狀傾動
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謁辟彊喜甚疾過吳門踐某
姬約至則前此一句已爲實書豪家不惜萬金切
去矣辟彊正爲皇鬱壹無所寄託偶月夜蕩舟
隨所飄泊至桐橋內見小樓如畫圖開立水涯無
意詢岸上人則云此秦淮董姬自黃山歸喪母抱
危病鐫戶二旬餘矣辟彊聞之驚喜欲狂堅叩其

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施無光。染端狼籍。啟帷見之奄奄一息者。小宛也。姬忽見辟彊。倦眸審視。淚如雨下。迷痛母。恆君狀。猶乍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彊曰。吾有恆久矣。夫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如頓牟之草。磁石之鉄。氣有潛感。數亦有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魔一見子。則神立。二十日來。勻粒不霑。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霍然。君既有當于我。我豈無當于君。願以此刻委終身于君。君万勿辭。辟彊沉吟曰。天下固無是易易事。且君向一醉晤。今一病

逢何從知余。又何從知余。閨閣中賢否。乃輕身相。
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書。首明蚤當遣使襄樊。何。
敢留此請辭去。至次日。頗靚妝鮮衣。束行李。屢趣。
登舟。誓不復返。姬時有公多嗜好。又蕩費無度。恃。
姬負一時冠絕名。遂負數千金。咸無如姬何也。
自此渡滸墅。遊惠山。歷龍陵。陽羨。澄江。抵北固。登。
金焦。姬著西洋布。紅衫。薄如蟬紗。潔比雪。艷。
與辟彊。覩遊渡下江山。最勝處。十萬人爭步擁之。
謂江妃攜偶。蹈波而上。仙也。凡二十七日。辟彊二。
十七度。辭姬痛哭。叩其意。辟彊曰。吾大人雖離虎。

穴未定歸期。且秋期思矣。欲破釜焚舟。與一當子
盍歸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齋謝客。茗椀爐香。
所子好音。遂別。自是杜門如素。雖有貴霍相檄。詔
健橫侮。皆假貸賂賄。以蟬脫之。短檣細杜。賈誼尋
盟。無月下數至。迨至八月初。姬復孤身挈一婦從
吳買舟江行。逢盜所。舳入葦中。三日不得食。抵奈
淮。復停舟郭外。候咄。彊聞事畢。始見之一。時應制
諸名貴咸置酒高臺。中秋夜。觴姬與辟彊于河亭。
演懷寧新劇燕子。一時秦淮文郎滿座。皆激揚歎
羨。以姬得所歸為喜。極淚下。榜發。辟彊復中副。

車而憲副公不赴新調請告適歸且姬索還者益
衆又未易落籍辟疆仍力功之歸而以黃衫押衙
託同盟某刺史刺史并衆譁挾姬匿之戎敗事虞
山錢牧齋先生以時不惟一代龍門實風流教士
也素期許辟疆且遠而又愛姬之後識聞之特至
半塘令柳姬與姬爲伴親爲規畫債家意滿時又
有大帥以千金爲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復佐之
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錢別于虎膠買
舟以手書并盈尺之券送姬至如皋又移書與門
生張祠部爲之落籍金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賢

甚特令其父先至如舉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語
已久矣。姬入門後智。志絡繹上下內外大小。罔不
發悅。與辟疆日坐畫堂書園中。撫桐瑟。賞茗香。評
品人物。山水鑒別金石鼎彝。閒吟得句。與採輯詩
史。必捧研席爲書之意。所欲得與意所未及。必控
弦追箭以赴之。卽家所無。無人所莫辦。倉猝之間。
靡不立就。相得之樂。兩人恆云。天壤間未之有也。
中西崩折。辟疆避難渡江。與舉家遁浙之鹽官。履
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寧使兵得我則
釋君。君其問我于泉府耳。下間智計百出。保全實